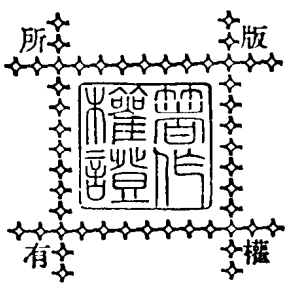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發行

大學用書
墨學源流（全一冊）

實價 三十五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方 授 楚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 澳門 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墨學源流

下卷 墨子之姓氏國籍學說辨

第一章 駁墨子非姓墨說

廉江江琛著讀子卮言（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頗多善語；惟論墨子非姓墨一章，以為墨家均廢姓去氏，則踳誤矛盾，持之不能成理。然自信甚堅，（如曰：「幾經歲月，益以參稽而證據昭，顛撲而不可移。」又曰：「鐵案如山，不可動搖，雖至愚者觀於此，亦必恍然於墨子果非姓墨，而不致譏予之妄矣。」）自許備至；（如曰：「漢魏以後諸儒，遂至疑墨氏專家之學，而為墨子一人之姓，墨學之精義乃湮沒而無餘。然精光雖蘊，久而不掩，至余而始明之，或如孫氏星衍之言，此書當顯耶？」）世人不察，貿然信之者，往往而是，（如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陳柱墨學十論等）變本加厲，且有因以造墨翟為印度人之說者，（如胡懷琛墨子學辨）而攻瑕匡謬，未見其人，甚矣習非之足勝是也。爰就江氏之說，加以駁難，而去妄顯真，儻亦實事求是者所樂聞歟？

江氏謂墨非姓，列舉八證，然所以使其懷疑者，當在漢以前無加子於姓上以稱「子某子」之例。茲不憚煩瑣，詳舉其語於此。曰：

墨子原書多稱子墨子，夫稱曰子者爲尊美之詞，不繫於別號，卽繫於姓。然皆稱曰某子，斷無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者。若子思子，上子思二字合爲孔伋之字，下子字乃尊稱之詞耳。唐宋以後，去古日遠，名稱亦漓，始有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若唐之劉禹錫自稱子劉子，宋之程頤自稱子程子，明之劉宗周亦自稱子劉子，於例絕無所據，於理更不可通。禹錫不學，無足深怪；程劉二氏爲當世大儒，乃亦不免，此則因言宋學者，絀於考據，故有此陋妄之稱。謂秦漢以前，則絕無之。今稱曰子墨子，適與子思子之稱同。若云墨爲姓，然則孔子亦可稱子孔子，莊子亦可稱子莊子乎？（原第六證）

若問孔莊是否可稱子孔子，子莊子，吾將應之曰「可」。按自稱「子某子」固爲劉程三人之陋妄，然謂秦漢以前無稱「子某子」者，則其陋妄亦不下於劉程矣。列子書中常稱子列子，此或晉人僞造，姑置不論。公羊傳言子沈子者三（一在隱十一年，一在莊十年，一在定元年。定元年，穀梁傳作沈子。）言子公羊子者二（一在桓六年，一在宣五年。）言子女子（閔元年）子司馬子（莊二十九年）者各一，此外則有子北宮子等，皆「子某子」之明徵。江氏何以置而不舉耶？然此猶可曰，公羊晚出，至漢始寫定，未必爲秦以前所有也。荀子書引宋鉞語，則稱子宋子；墨子書於子墨子外，又稱子禽子；均出戰國，事實彰顯，安得謂秦漢以前絕無稱「子某子」者乎？江氏曲解證據，謂此爲後人所亂或後人所加。然莊子書中，稱列禦寇爲子列子者五，一在達生篇，如「子列子問關尹曰：『四在讓王篇，如「子列子窮」等。江氏謂莊子內無稱子列子者，謬矣。至

國語越語下，王孫雒稱范蠡，一則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再則曰「子范子！助天爲虐不祥。」范明明爲姓，且在春秋之末，墨翟以前，以此推論墨書，墨之爲姓，又何疑乎？然則何以不稱某子而稱「子某子」？曰，此語言演變之例也。春秋之世，尊稱則曰某子，弟子稱師亦用之，如孔門稱仲尼曰子，是矣。師於弟子則直呼其名，或稱「汝爾」，論語中其例甚多。戰國則不然，師稱弟子亦曰「子」，呼爲汝爾則甚不敬，孟子所謂「充無受汝爾之實」是也。弟子於師，欲尊美之，以示異於常人，不得不加以區別。故何休公羊解詁釋子沈子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避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墨門稱翟爲子墨子，著其爲師，與彼相類。其稱禽滑釐爲子禽子者，滑釐學於墨子，盡傳其學，莊子天下篇以與墨翟並稱；滑釐有弟子曰許犯，索盧參，更有再傳弟子曰田繁，故滑釐確爲墨門祭酒；其猶論語之稱有子曾子者歟？荀子與宋鉞學派不同，未必有師弟關係，或以其德美邵，故稱子宋子以尊異之，如莊子之稱子列子也。（孟子稱宋輕爲先生。）至王孫雒之稱子范子，或彼與范氏有師弟關係，故吳遣以議和，或敗國之使，屈節求成，故特加尊異於此主戰之元老，所謂「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見國語）則不可攷矣。然此種子某子稱謂，以愚「陋妄」就所知秦漢以前證據推論，則起春秋之末，盛於戰國，灼然明甚。江氏不達語言轉變之理，致疑於子墨子之稱，更加揣測，謬論百出，「一葉蔽目，不見泰山」其謂是乎！至江氏謂「子」多繫於別號，以成子某子，則亦不然。如子思子，漢志著錄，祇曰子思，并無下子字，此江氏所已知也。子華子乃宋人

因偽家語等書之說而偽造，與呂氏春秋所載子華子思想不甚類，更以莊子證之，安知其非繫子於姓耶？（注一）

江氏以不達子墨子之例，誤以墨非姓，於是更進而謂墨家無一稱姓者。此近日墨翟爲印度人論所從出，今全錄其言以資商榷。江氏曰：

『漢志所錄墨家者流，僅有六家：末爲墨子，首卽史佚；此外四人曰我子，曰隨巢子，皆不著其姓；曰田俀子，曰胡非子，疑亦非姓。班注於此四人，亦不詳其姓名，顏師古亦不及之。當必皆爲姓名外之別號，自無可疑。墨家諸人無一稱姓，則墨子之墨，斷非姓，明矣。竊疑墨家之學，內則薄葬，外則兼愛，無親疏之分，無人我之辨，示大同於天下，與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義同。以宗族姓氏爲畛域之所由生，故去姓而稱號，以充其兼愛上同之量，又與釋氏之法同。此孟子所以斥之爲無父——原注：墨氏兼愛，祇不別親疏，非不愛父；卽親中亦不祇父一人。孟子獨斥爲無父者，蓋以其因兼愛而并革其父姓氏，而忘己所從出也。（注二）惜此理千古無人道及——此亦墨氏之學，所以獨異於諸家而高出於千古也。孟子一書，所載當世之人，皆詳其姓氏，而於墨者夷之祇冠以墨者二字，而不言何姓。論衡福虛篇言墨家之徒纏子，纏亦非姓。是皆可爲墨家不稱姓之證，可以與此相發明。是凡墨家之學者，無一稱姓者，固不特墨子爲然矣。（原第五證）

此節所述，謂墨家之學者均不稱姓，而以漢志墨家所著錄及夷之爲證。更以此種假定，循環互證，而斷言墨子非姓墨。按姓氏標幟，在後世本無深義；釋氏廢之，原無不可也。然普遍遵行，恐俟異日，墨雖兼愛，尙無是事。孟子所載「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趙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夷之與徐辟對舉，其爲姓名無疑。故孫奭疏云：「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即使舍傳注而就本文推證，敘述則曰夷之，對稱則曰夷子，自稱則去夷而言之，曰「之則以爲愛無等差。」然則夷非姓，而何乎？試以漢志所著錄者而論：尹佚雖僞託，尹當爲姓。（江氏每喜改原文以就已說，如尹佚則稱史佚。下文引韓非子顯學篇子張之儒，子思之儒，則加「氏」於子張下，以與顏孟漆雕稱氏者相混。）田俛子當即田鳩，田鳩爲墨者，其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及呂氏春秋首時篇。田固姓也。胡非隨巢二子，雖單姓複姓尙有異說，然書缺有間，事所常見，未可以爲廢姓也。纏我二子，亦復類是，雖不能斷其爲姓，又豈能斷其廢姓乎？班顏二氏不注其姓名，或爲闕疑，或以人所共知而省略，則無從質證。然如流傳最盛之儒家，侯子一篇無注，徐子四十二篇僅注曰「宋外黃人」，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僅言「七十子之弟子」，況墨在東漢已成絕學乎？班氏於墨子七十一篇下注曰「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則猶於儒家晏，曾，宓，世，諸子下，注曰名嬰，參，不齊，頌也；道家騫，筓，莊，列諸子下，注曰名熊，夷，吾，周，圍，寇，也。彼既爲姓，此獨可謂非姓乎？若謂「班氏撰漢志祇云墨子名翟而不言其姓，固心焉疑之。」（江氏語）然則班氏於管晏莊列諸人亦疑其廢姓乎？且班氏姓名全注者於平原老下

曰「朱建也」於老子鄰氏經傳下曰「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不過數人豈此外皆廢姓乎？是有以知其不然也。況墨家諸子可攷見其姓氏者不一而足，如高石子自稱曰石（耕柱篇石三朝必盡言……無乃以石爲狂乎？）則高當爲姓。公尙過自稱曰過（魯問篇越王大說，謂過曰）墨子對人亦稱之曰過（貴義篇今若過之心者）則公尙亦當爲姓。勝綽墨子稱之爲綽（魯問篇「我使綽也」一節中言綽者四）則勝亦姓也。此三人皆墨翟弟子，就本書直接推證，而知其未嘗廢姓。再以此法推斷則得二人皆爲墨氏之學者也。如徐弱告其師孟勝曰「弱請先死以除路」（呂氏春秋上德篇）則徐當爲姓。屈將子見胡非子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引胡非子）則屈亦姓也。而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以與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之儒相對，而別於子張子思之儒，已足以知相里相夫鄧陵爲姓。（均見顯學篇）莊子天下篇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此互證，可知相里名勤，鄧陵氏又稱鄧陵子，其爲姓也。尙何疑哉！凡此皆就先秦古籍推證所得，而後世注家之言，並未取資；而墨家之未廢姓去氏，燦若觀火矣。此外墨子弟子如高何高孫子禽滑釐弟子如許犯，犯弟子如田繁；墨家鉅子如孟勝，腹蘊，田襄子均當爲姓名具備者。卽如滑釐弟子索廬參，近有以爲印度字譯音者，然中國實有索廬氏，不足爲奇。是凡爲墨學者，均無廢姓之痕跡。若以江氏墨非姓而爲學派名之說推求，則田也，徐也，勝也，孟也，許也，公尙也，索廬也，相里，相夫，鄧陵也，豈均爲

學派名乎？江氏亦必啞然失笑矣。但於此可得一通則，即春秋時冠姓於子以爲美稱，戰國以來則多以名字間於姓與子之間。墨家諸人以外，就漢志所著錄者而言：儒家有公孫尼子，孫卿子（江氏以卿爲荀子之字，亦見讀子卮言），魯仲連子；陰陽家有鄒奭子；名家有公孫龍子；雜家有尉繚子，均其明證。知此稱謂演變之例，則隋書經籍志於隨巢胡非二子，以巢非爲名者近是。梁玉繩以隨巢胡非爲複姓，胡非則本之通志氏族略，隨巢則不知何據，似涉輕斷。疑其廢姓者，則更誤矣。由此觀之，江氏所謂墨家廢姓說，乃無一而不妄。（墨家姓氏不可攷者，惟鄭人翟，可疑者惟跌鼻一二人。然古籍散佚，各家所常有，未足爲病。況莊子寓言十八，其列禦寇篇所言：「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若以此爲例，則其兄緩亦然，豈儒家同廢姓乎？）

江氏中堅之言，盡於上舉二條，餘則更覺牽強。如云：

「墨之爲姓，墨子一人外更無所見。惟古有墨胎氏爲孤竹國君，伯夷、叔齊卽其後。然夷齊後卽無聞，斷非墨子所出。且墨子之前後，亦絕無墨姓其人，是不特墨子非姓墨，且恐其時并無墨之一姓矣。」

（原第四證）

夫姓氏至繁，而其人顯晦不一，未可以「趙錢孫李」之眼光，遂謂世無此姓。按墨氏在明代尙有高陵人墨麟，洪武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永樂初陞兵部侍郎，尋兼少詹事，卒諡榮毅。續通志氏族略亦收之，雖未

必爲墨子之裔，是墨子以後固有墨姓也。墨子以前，雖難深攷，然墨子本出於賤人階級，（穆賀稱墨子之語，見貴義篇）其先當無顯者。江氏遂以墨無此姓，直未之思也！至墨之得姓，其說不一：世本謂「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其後有墨夷。」「路史謂「宋成公子墨台之後。」「通志氏族略則謂墨台之後，因避仇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姓考則云，「孤竹君本墨胎氏改爲墨氏。」「莊季裕雜助篇載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叔齊名志。凡此種種，無由斷定。鄭樵氏族略所謂「大抵氏族之家言多誕，博雅君子不可不審，」其是在是乎？要之，必春秋戰國時代已有姓墨者，則無可疑。否則秦漢以後，墨學消沉，詆之者視爲禽獸，孰肯以墨爲姓，自躋非人之類？若墨麟耶？或謂墨子乃宋後而居於魯，若孔子之爲者，上所舉世本以下諸說，似不敢斷定也。

江氏又曰：

『孟子多拒墨之詞，或單稱之曰墨；韓非子顯學篇亦皆單以墨稱。古籍所載，有單稱名而不知其姓者，而斷無單稱姓而不著其名之理。今孟皆單稱曰墨，則墨豈得爲姓乎？』（原第七證）

按孟韓所指之墨，已成學派之名，自當別論（其說詳後）。至謂古籍所載，無單稱姓而不著其名者，則非事實。即以漢志儒道二家而論：有漆雕子十三篇，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有景子二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李氏春秋二篇，無注；侯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侔子，是皆儒家有姓而無名也。道家有老子鄰氏經

傳四篇，注「鄰氏傳其學」；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注「述老子學」；捷子二篇，注「齊人武帝時說」；楚子三篇則無注；此皆有姓而無名也。史記所舉楚人南公，董公言黃老，洛陽吳公薦賈誼，亦皆著其姓而失其名也。凡此皆無關宏旨，亦以見江氏之疏耳。

由以上各說觀之，則墨之爲姓，可以確然無疑矣。然墨氏之姓，胡爲與諸家有異，而使江氏生疑以起異說？曰：墨學爲翟一人所獨創，與他家不同。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背周道，明爲儒家從周之反動；其用夏政，則節財薄葬與禹相類，非禹時已有墨學也。且墨子貴創，不獨未嘗因襲，更以因襲好古者爲非，觀公孟非儒所載，可以知其故矣。「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篇）是其法夏特以譏諷儒家，豈自法夏而曰不在古服古言乎？非儒篇則言尤銳利。「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然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均非儒篇）貴創。

好。作。之。精。神。如。此，又豈肯規。然。以。法。禹。而。用。夏。政。哉？漢志於墨家，雖列尹佚二篇於前，又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然所述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固爲翟之所長。（尹佚書今不傳，馬國翰輯本所載史佚語及遺事，與墨家不類。）卽「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亦翟之所蔽也。則與所敍他家迥然不同。明夫墨學爲翟所獨創，則江氏所謂「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學」（原第三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學爲墨翟所創，與他家不同，秦漢以後乃有「墨家」之稱。劉班列於諸子十家，乃循俗爲之，非於名稱有何深義也。（按諸子分家，亦猶佛教之分宗，其名或以義，或以地，或以人，原無定軌。）江氏以九家名稱之例，證墨非姓（原第二證）不其瞽乎？且此義江氏亦非不之知也。於論九流之名稱已見及此，如曰：「儒爲學士之通稱，非孔門所得獨有；道爲學問之總匯，非老莊所得自私；曰縱橫，曰雜，又未得爲專家之名。」「凡茲之類，命名之意，均有未安；」是其例也。徒以欲曲證墨非姓，故爲所蔽，而取材於未安之名耳！且學而分家，其習始於司馬談父子「論六家要指」。秦以前則多以名姓爲分合，荀子非十二子，雖舉其名而不列其家；莊子天下篇於儒家外亦舉彭蒙田駢慎到墨禽滑釐老聃惠施公孫龍之疇，亦不指其爲某家之學」（均江氏語，見論九流之名稱）然則以姓氏爲學派之分合者，正先秦之舊例，江氏何以自違其說耶？

墨既轉爲學派名，則凡爲墨學之人，稱曰「墨者」。然此未必爲墨翟本意，乃事勢所適然也。故墨翟在

時，未見此稱。今墨子書僅小取篇兩見，所謂「墨者有此而非之」是也。（小取篇無「子墨子曰」字，而所論名學極精，當非翟在時所有。）江氏不達此理，而曰，「墨者之義指學墨子之人言之；學墨子之人非必姓墨，何以繫其師之姓？」謬矣！（原第八證）又曰，「韓愈爲文，最有古法；其原道篇中有佛者老者之稱，當是襲孟莊諸子稱「墨者」之例。然佛者之佛，老者之老，亦皆非姓。」按佛者之佛固非姓，老者之老，豈初卽學派名耶？而「老或是姓」近人胡適已有此說。且不曰道者而曰老者，抑又何歟？此無義例可尋，而引以曲成其說，惑矣！

江氏所舉諸證，已略加批駁，可以見其疏謬。至以「古人稱謂之例」枉相比附（原第一證）而篇中又曰，「古人於此類稱謂，絕不拘於一律。故古有稱周孔，孔姓而周非姓；有稱老莊，莊姓而老非姓；且與墨子對稱，亦多有稱儒墨，稱老墨者，而儒老亦均非姓，豈能執此而疑之乎？」於此既知其不一律，於彼必欲一律以求之，自說相違，其妄甚矣！

墨爲翟之姓，已如上述。此外當附論者三事：一曰翟爲姓。江氏既云墨家廢姓，又襲伊世珍之謬說而以翟爲姓，既嫌誣枉，又自矛盾，聽者均知其非，不必詳論。二曰翟貴儉而形容枯槁，深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人亦咸以墨子稱之。按墨家要義在兼愛儉乃其一端耳。墨字涵義非徒瘠墨，繩墨，而「貪」亦其大者。故古有墨刑，多以懲貪，而左傳言「貪以敗官曰墨」。然墨子之教則在廉（如呂氏春秋不二篇孔子貴仁

墨翟貴廉。尸子廣澤篇：墨子貴廉，孔子貴公。廉與貪相反，豈肯以此名其學乎？（江氏云「荀子一書言儒字甚多，如云偷儒轉脫，見修身篇」為懦弱畏事之意，見楊倞注）荀子儒家也，豈有舉此不美之名，以自名其學哉？明於彼而昧於此，亦其蔽也。若謂以繩墨自矯，則司馬遷曰：「申子卑卑，施於繩墨。」（史記申韓列傳）劉向曰：「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向校孫卿書錄）是凡綜核名實與律已嚴肅者，均有繩墨之稱，不獨墨家為然矣。三曰「疑墨子既發揚墨學，因而以墨自名，或別字為子墨，故墨書亦稱子墨子。」按江氏此說，以僅知今有子思子之例，為繫子於字下，而不知冠子於姓上，古有此例，（說詳前）乃生是謬。若必持此說，試問禽滑釐何以稱子禽子，豈滑釐發揚「禽學」耶？——江氏之說既逐一論之如右，墨子姓墨，墨家均未廢姓，當可以瞭然矣。

注一

按子華子學說，除見呂氏春秋外，莊子中亦有之。讓王篇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以下文字列子例之。華當為姓，釋文引司馬云：子華子，「魏人也」。則陽篇載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犀首季子聞而恥之，華子聞而醜之，曰云云。釋文「華子魏人也」，更就兩篇中所述華子與子華子之思想實之，大略相同，當係一人而姓華者也。

注二

江氏曾謂孟子非拒揚墨，（厄首卷一第八章）此謂因墨子去姓而為孟子所關，亦自矛盾。按孟子實拒墨，而墨亦未曾廢姓，乃關其兼愛也。

附錄 駁墨為刑徒奴役說

自江瑒「墨子非姓墨」之說流布以後，胡懷琛以墨翟為「黑狄」，予有所商榷，別詳後篇。頃見錢穆墨子傳略（百科小叢書本墨子之第一章）亦信墨非姓之說，而於「墨」字別有解釋。其言曰：

余考墨乃古代刑名之一……古人犯輕刑，往往罰作奴隸苦工……故知墨爲刑徒，轉辭言之，便爲奴役。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爲極，故遂被稱爲墨了。

錢氏之意如此，篇內雖列六證，但僅足以見墨子出身賤人，勤勞刻苦，富於犧牲精神，而不足以證墨非。姓而爲刑徒，奴役之義也。卽如荀子禮論篇謂「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亦僅譏斥墨家葬的非禮，而非以墨字爲黥、墨罪人之意而致訕笑也。

墨之爲姓，錢氏所引英布之事，最足證明。其言有曰：

後來漢初有一個黥徒，他本姓英名布，但是當時多呼他黥布；他以後封到王爵，但是黥布的徽號，已經流行，司馬遷做史記，爲他作傳，也逕題黥布列傳，而在文中聲明他本姓英氏。現在墨子也居然以墨爲姓了，可惜司馬遷對於墨子的事，迹也知道很少，沒有把他的真姓氏記出。

按司馬遷雖對於墨子的事，迹知道得很少，無以記出其真姓氏；但墨子爲顯學大師，其弟子及後學與當時之人，豈皆如遷之疏，無以記其真姓氏乎？且遷雖逕題黥布列傳，篇中發端卽曰：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既述所以稱黥布之故矣，而傳中仍多稱英布。班固漢書乃復題英布列傳也。至所以稱黥布之故，說者亦不

一、如司馬貞史記索隱云：

布本姓英，……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如漢雜事所云，則黥乃布所自改。而錢氏乃云：「儒家反唇相讖，……所以纔加上他們一個墨家的徽號，這明是譏笑他們。但是墨家却實認不諱。」又曰：「因此，那一派人便得了一個墨者的稱呼……墨子是那一派墨的先生，人家譏笑他說那位先生是『墨先生，』墨家也就直認不諱的都呼他爲『墨先生』了。」夫呼馬應馬，呼牛應牛，固有此種，然在名。人顯士，必有真姓氏。可求。如太史公人或稱爲『腐遷』，而仍知其姓司馬是已。況墨之義亦示貪污，非僅刑徒奴役耶？是乃誤信江氏墨非姓之說，而望文生義，成有此曲解也。

篤信錢氏之說而廣證之者，則有馮友蘭。馮氏關於墨子之考證有曰：

墨子所主張者爲「賤人之所爲」；此其所以見稱爲墨道也。然墨子卽樂於以墨名其學派。此猶希臘安提斯塞尼斯 Antisthenes 之學之見稱爲犬學，而安氏亦樂於以此名其學，死後其墓上並刻一石犬以爲墓表也。——中國哲學史上冊，頁一一〇

安氏之刻苦精神，固有類於墨子，然彼流於出世，墨子則爲入世者耳。然安氏之學，在希臘，恐遠不如墨學在戰國時之顯，吾人於犬學 (Cynics) 之外，尙知有安提斯塞尼斯 Antisthenes；何以滅墨子之姓氏而不著耶？以希臘之事例之，墨爲姓而成學術之稱者，亦猶有柏拉圖而有柏拉圖派，或新柏拉圖派 New-Platonism；

有亞里士多德而有亞里士多德學派 Aristotelianism。至所謂犬學，其說不一，但如馮氏所舉，則猶孟子稱墨翟爲「禽獸」耳。倘使孟墨並時而生，墨子聞而以「禽獸」名其學，則犬猶禽獸，墨猶安提斯塞尼斯也。是則此例適足以證墨爲姓氏而已矣。

